



其实,吃鱼是次要的,哪里不能吃鱼呢?重要的是去黄河边。一直看见黄河,因在黄河边生长。有时候打开自来水,会想:这是黄河里的水。但是也就是这么想想而已。自来水的也是如此清透,被过滤过无数次,还被放过消毒粉……这水,和黏稠得似乎流不动的黄河水,不仅无法消毒还经常被排毒进去的黄河水,是两码事。

无数次从大桥上看过黄河。仅仅郑州市境内的黄河桥就有两座,一座称作黄河大桥,一座称作黄河二桥,简称大桥和二桥。大桥旧,二桥新。我经常过的是大桥。每次车从大桥上飞一般地过,我都有些微紧张,会控制不住地畅想,这桥上要是出了事,车是躲也没处躲的。只有撞向桥栏杆,只有掉进黄河里去。这黄河……

黄河水看起来总是不大的,十里长桥,总是走着走着就会疑惑:怎么还看不见河水呢?待要觉得桥快走的时候才会看见河水,那亮

白亮白的一大缕光闪进了眼睛,越靠近,光越强,光带越宽。然而看见的时候,河水也很快就过去了。本来就不宽的河面还被泥沙淤出来的小滩涂分解得三岔两股,简直不成个体统,毫无威势可言。

但是有一次,过黄河桥的时候,车有小问题,下车查看,依着桥栏杆站了一会儿,就感觉到了桥的柔软和孤单,似乎在风中摇荡的长桥只是一个不扎实的飘带,这流淌的河水倒是雷打不动的万年基业……那时候,看着黄河,微微觉出了异样。知道这黄河,和我平日里过桥看的黄河,不一样。

从市里出发,开车不过30分钟就到了赫赫有名的花园口,上了辅道,我们便往堤岸深处走,走,再走。我总是有些担心,一遍遍地问带路的朋友:“那饭店是在黄河上吗?不是在滩地上吧?我不要在滩地上。也不是在小支流上吧?我不要在小支流上。”朋友一遍遍耐心地回答我:“是在黄河上。放心,是在黄河上。”

夏 荷 满 池

□阿 秀

吃过晚饭,她来到了荷池边,慢慢走着。郊外的空气很好,暖暖的风夹杂着雨后的清凉,一股独有的清新扑面而来,踏着沾有露珠的嫩草,脚下是土地的润湿和柔软,空气湿淋淋的,满世界都是浓郁的溱蒙。水雾中,几朵荷花耸立在那片无边无际的绿中,淡雅,清香。她喜欢雨后的感觉,烟雨蒙蒙中倚窗听雨,任思绪如水墨般在宣纸上随意泼洒、渲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多少惆怅多少无奈都付雨声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诗句中那份唯美,只有在雨中才会触景生情,才可以体会到。

她喜欢烟雨蒙蒙的空灵,当一片片淡薄的烟云使城市变得迷蒙而又淡远时,色彩也就慢慢地由干涩的灰逐渐变为湿润的蓝,一幅淡彩水墨也便充塞在心。所有的烦恼如尘埃般被雨水冲刷着,只留下一片空蒙的宁静。她顺手摘下一株叮当草,细细的草茎上有许多厚小的心形叶片缀在上面,两指捏住轻轻转动,便似乎听到一种叮叮当当清脆的响声。正当她对着手里的叮当草出神时,忽然觉得眼前一个人影闪过。抬头看,是他!一丝欣喜从心底闪过。“散步?”他微笑着看他。“散步。”她回应道。“跑起来?”她摇摇头。两人不禁都笑了,为每天都重复的这两句

话。

于是,在黄昏的偶遇中,他和她第一次并排走在荷池边。他很健谈,像老人一样和她说着话,天南海北,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她有一搭没一搭偶尔回应一两声,大部分时间在听。

时间缓缓地流淌,像荷叶上的露珠。

她每天傍晚都来这里散步,尽管不远处就是美丽的龙源湖,可她还是选择了这个地方,乡村,小路,田野,荷池,也许只有安静的山野和小道,才能摆脱烦恼,才能使心境恬然。

来这里散步的人不是很多,三三两两沿着荷池小路,或慢跑,或快走,只有她在慢慢地走着。

于是,她就遇到了他,常常地,他从她身后跑过来,回头对她笑笑:“散步?”一开始,她出于礼貌,也回个微笑:“散步。”

“跑起来?”她摇摇头,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他不再说什么,摇了摇头,从她身边掠过,向前边跑去。

每一次,他们都重复着相同的话语和动作,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

她随意地走着,看阳光照射万物,看小雨滋润大地,看风儿拂去尘世间的浮躁。荷池里不时吹来一缕缕清凉的风,散发着青涩的爽意。

时间长了,心里对每天的这分偶遇竟然有了些许期待。

现在,他和她一起漫步夕阳,事先没有任

何征兆,她却未曾感到一丝意外。虽然每天只有短短两句话,她和他感觉却像久违的朋友。

一条小路蜿蜒曲折地绕着荷池延伸出去,把满池荷香包围起来。

夕阳钻出厚厚的云层,露出光芒,将余晖洒下来,眼前的情景被勾勒成一幅金色的油画。

他们站在熟悉的荷池边,拉长的影子投入水中,金色的夕阳洒在两个并肩而立的人身上。

她把目光投向荷池,池边盛开了无尽的小花,蓝的,黄的,像撒满天空的星星,很美……

渐渐地,荷池看不清了,这时的黄昏像一块厚重的幕布,悄无声息地把天地笼罩起来,万物是非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薄衣拾阶慢凉亭,凭栏望月渐寒生。谁家豆火候伊人,夏荷满池却秋风。”

远处灯光如豆,眼前夏荷如梦。夜,这么美。他们慢慢地走着,来到了小路的始点,停下脚步。

“今天是第一次陪你散步,也是最后一次。”他顿了顿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回我的城市。”临分别时,他说。

她抬起头,显得有些惊讶。看着他深邃的目光,她突然感到喉咙有些发梗,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涌上眼眶。

他笑了笑,拍了一下她的肩膀,“我走了,记住我的话,让自己跑起来,让生活跑起来。”她点点头。

他向她挥挥手,转身离去,只留给她一个身影,在夜色中越来越远……

□乔 叶

浩浩荡荡,向东而去。不时夹杂着树枝之类的杂物。虽是极快,但河水却也是非常从容地、悠然地向东而去,只向那天连接处——从地理方位上,我知道这河水会先到山东,然后是大海,但是,此刻,那河水到的只是水天连接处。

此时才觉得黄河有些黄河的意思了。

忽然想,要是跳进黄河里呢?“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说是黄河的浊。但黄河,它是用来洗澡的吗?

黄河,母亲。黄河,是母亲河——这些我当然早就知道。虽然早已经对动辄把什么和母亲联系起来比喻的句式审美疲劳到了无动于衷的地步,但此时,此刻,看着黄河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比喻真是传神。

为什么黄河是母亲河,长江不是?我问朋友,朋友顺口说了很俗套的一些话,什么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暖和湿润得多,加上黄土质地疏松,利于耕种,十分适宜人类居住之类的话,说仰韶遗址,二里岗遗址,殷墟遗址,说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1000年,因此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这些官话,不听也罢。其实我更想提的话头是:这是一个怎样的母亲——那些官话如果是凤冠霞帔的诰命夫人,我心里想的黄河,则是一个粗布跣足的自然之妇。她是如此家常,宛如天地里最一般的母亲——

她当然不是一个最一般的母亲。

她气性大,甚至可以说是暴戾得很。不用任何资料,口口相传的关于黄河的民间桥段我听了不知道有多少;蚩尤炎黄大战,大禹治水是最古老的版本,但我听到的大都是很残酷的,是开玩笑的那种残酷:黄河发大水,开封是钦定的

永远的“当家人”

□王应文



黄泛区,现在的开封城下还有三层城,城摞城,城叠城。黄河水淹开封的时候,那里只剩下开封铁塔的塔尖。周口也是黄河亲密的泄洪区,那里的人以前都不养鸡鸭,房子都盖得极度简陋,衣服都没有抗拒的习惯,随时准备着黄河发水抽身走人。而在与郑州遥遥相对的黄河北岸,有一座黄河第一道观,叫作“嘉应观”,就是为了镇水而建。黄河的水是滚地龙,河道变换无数,从这里到那里,从那里到这里,几十里几百里都是它的地盘。黄河里的滩地都是看黄河高兴不高兴,高兴了就让人收粮食,不高兴了它就自己把粮食吞掉,因此滩地从来免缴一切税费……当然,她也用她的水喂养了两岸的无数土地,一代代人。

这就是母亲河。

看了很久,很久。看不够。

4
去挑鱼。有条非常大的鱼从池里蹦了出来,鳞片闪闪发光,美极了,也有力量极了。

做好之后,有黄河的土味儿。忽然明白:跳不跳黄河,都是洗不清的。因为一生下来,我就在黄河里了。我的血液和心脏,全都是黄河的基因。

已经夜里八点多,照片里的黄河依然很亮。

想起那个小说《深河》。

靠近那条河,走进那条河,被那条河接纳,成为那条河的一部分。我是多么、多么想。

而其实,不用想,我已经是了。在黄河边吃鱼的我,在生下来就已经是黄河里的一条鱼了。

现在,我吃的是我自己。



夜雨聊斋

□杨光黎

关闭聊斋,你就显现窗外竹迹暴乱没有脚印,你如何来

如果我抚动箫管你是否就会闭上眼伏在身后安眠

如果我转动杯盏你是否就会走过来喝下这忘魂散

酷热时节怎能一梦就到了秋天菊花尚未落尽,被食欲悄悄塌去半边

清晨,阳光扯开绣帘风的大铲把一切收拾齐全,倒入线装书的缝隙之间

【美丽焦作·美丽心灵】“讲文明树新风”主题公益广告

让座是一种美德

